

<<命运交叉的城堡>>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命运交叉的城堡>>

13位ISBN编号：9787544702003

10位ISBN编号：7544702006

出版时间：2008-3

出版时间：译林出版社

作者：[意大利] 伊塔洛·卡尔维诺

页数：158

译者：张宓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命运交叉的城堡>>

前言

前言 《命运交叉的城堡》于一九七三年十月由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出版。卡尔维诺在构成这本书的两篇文章之后写了一篇后记，详细讲述了这本书的构思和产生（以及出版）。在奥斯卡丛书的这个版本里，七三年的后记被用作了作者的前言。

构成本书的两篇文章中，第一篇《命运交叉的城堡》于一九六九年首次发表在《贝尔加莫和纽约的子爵塔罗牌》上，出版者是帕尔马的佛朗科·马利亚·里奇。本版采用的与文字相配的图画就是为了唤起对里奇原版所印纸牌的色彩和尺寸的回憶。这是大约十五世纪中叶时波尼法乔·本波为米兰公爵家绘制的一副牌，现在一部分收藏在贝尔加莫的卡拉拉学院里，另一部分则在纽约的摩根图书馆里。本波所绘的一些牌已经流失，其中有两张在我的故事里非常重要，即魔鬼和高塔。因而我在书中提及它们时未能在书页旁放置相应的画面。

第二篇《命运交叉的饭馆》是用同样的方法，运用如今已经在国际上十分流行的塔罗牌（这种牌——特别是在超现实主义以后——在文学领域大为走运）构思的：B.-P.格里莫出版社的《马赛古老塔罗牌》（以一种被保罗·马尔多订正的“修订版”方式）复制了一副于一七六一年由马赛的纸牌制作师傅尼古拉·康维尔印制的塔罗牌。

同原牌相比，这副牌在复制时虽然尺寸略有缩小，却并没有丧失原作的魅力，只是色彩稍逊一些。这副马赛牌与今天仍在意大利的很多地方当作游戏纸牌使用着的塔罗牌相比并无多少区别，只是意大利牌都是半身形象相对印成的，而这副牌的形象则是完整的，加之其粗糙和神秘的风格，特别适合于我根据各种可以作出不同解释的形象而进行讲述。

法国和意大利对占命牌的称呼各有不同，法国人说的LaMaison-Dieu（教堂）被我们称为LaTorre（高塔），法国人的LeJugement（审判）被我们称为Angelo（天使），法国人的L誥moureux（情人）被我们称为L誥more（爱情）或Gliamanti（爱人），单数的L誥toile（星）变成了复数的LeStelle（星辰）。

我按照故事情节需要分别采用了最合适名称。

（Lebateleur和IIBagatto在法、意两种语言中都是来源不详的名称，其唯一肯定的意思就是，在两种语言中它都是第一张占命牌。）

这种把塔罗牌当作组合叙事机器的构思，我是受到保罗·法布里的启发，他在一九六八年七月乌比诺的一个关于叙述结构的国际研讨会上做了《纸牌占卜术的叙事与纹章图案的语言》的报告。在M.I.列科姆切娃和B.A.乌孜潘斯基的《作为符号系统的纸牌占卜术》和B.F.叶戈洛夫的《最简单的符号系统与交叉的类型学》（其意大利文译文见于由雷莫·法卡尼和翁贝尔托·埃科整理，一九六九年由米兰的蓬皮亚尼出版的《符号体系和苏联的结构主义》一书）中，第一次对算命纸牌的叙事功能进行了分析。

但是我不能说我的工作利用了这些研究的方式。

我从他们的研究中所获取的主要是每张牌的意味取决于它在它前后的牌的行列中所占的位置这一观念，从这一观念出发，我独立地按照自己文章的需要进行了工作。

至于解释纸牌占卜术和塔罗牌象征寓意的大量书目，尽管我早已阅读知晓，但我相信它并没有对我的工作产生多大影响。

我以一个不知其为何物的人的眼光观察那些牌，从中得出某些启发和联系，根据一种图像符号学进行解释叙述。

我先从马赛牌开始，试着把它们当作一张张分解图按照故事情节顺序排列组合。

当偶然排列的纸牌能够让我找到它们内涵的故事时，我就动手写出这故事；我逐渐积累了不少材料；可以说，《命运交叉的饭馆》里的大部分故事就是这个阶段里写成的；但我一直不能把纸牌按照包容多重叙事的顺序排列起来，只好不断改变游戏规则、总体结构和叙述方案。

出版商佛朗科·马利亚·里奇邀请我为那本关于子爵塔罗牌的书写一篇东西时，我正欲作罢。

刚开始，我打算用已经写成的那些故事，可是很快就意识到十五世纪微型彩画的世界与马赛牌大众化

<<命运交叉的城堡>>

印刷品的世界大不相同。

不仅有些占命牌的图像不同（力量是男人，马车上是女人，星辰人物不是裸体而是着衣装的），因此必须根本改变叙述的相关情节，而且图像是以一个不同的社会背景为前提绘制的，因此另有其表现语言和情感。

我自己拿来作参照的文学作品是《疯狂的奥尔兰多》，因为波尼法乔·本波的塔罗牌画比路多维科·阿里奥斯托的诗要早差不多一个世纪，这些画可以反映阿里奥斯托的想像所形成的那个可见世界。于是，我立即用子爵塔罗牌摆成按《疯狂的奥尔兰多》的方式启发的故事线索；组成我的“魔法四方形”故事的交叉中心并不算难。

只要能令其他故事相互交叉起来，我就能创造出不是用字母，而是用纸牌形象组成的填格游戏，而每一行无论横竖都既能顺读又能反读。

我在一个星期之内就完成了《命运交叉的城堡》（而不是饭馆），与该书其他内容一起印制成精装本出版。

书一出版就得到一些志趣相投的批评家兼作家的认同，被一些研究者以科学的严谨在一些国际性的学术杂志上进行分析，如马里奥·科尔蒂（在海牙出版的一本杂志《符号学》上）和热拉尔·热诺（在一九七二年八九月号的《批评》杂志第303至304页上），美国小说家约翰·巴思在他在布法罗大学的讲座中谈到了它。

他们的态度鼓励了我像我的其他作品一样把它按照惯用方式发表，使之独立于艺术书籍的彩色绘画书刊。

但首先我想完成“饭馆”，好让它与“城堡”一起发表，因为大众化的塔罗牌不仅可以印成黑白色的，而且很富有叙事魅力，而我在“城堡”里却未能充分开发这种魅力。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也像排列子爵牌那样，把马赛牌组成交叉故事的“容器”。

可这个工程我没能成功：我想从我原先已经构思的一些故事出发，对那些牌我已经赋予了一定意义，故事也写了很多，然而却不能把它们摆进一个统一的框架结构里，我越是琢磨，每个故事就越变得复杂，就要牵扯上更多的牌，而那些牌已经用于其他故事，实在难舍难弃。

我终日坐在那里，把我的牌摆了拆、拆了摆，绞尽脑汁想出新的游戏规则，勾划出上百种框架，方阵、斜方形、星形，可总是把最重要的牌留在外边，而不要紧的牌都能组合进去，框架变得非常复杂（有时变成三维立方体或多面体），搞得我自己都绕不清楚了。

为了走出这个死胡同，我丢开框架，重写那些已经成型的故事，而不去考虑是否能在其他故事的网罗里找到位置，可是我觉得只有依照一定的严格的规则所进行的游戏才有意思，那就是每个故事都必须与另外的故事交叉，否则就分文不值。

另外，当我开始动笔时，不是排列好的每行牌都能写出好的故事，有些牌无法引发我的灵感，有些牌只能去掉才能保证文章的效果，有些牌却能经得起反复推敲，一下子就显露出文字语言的连贯力量，一旦写成就再无要更改之处。

就这样，我又按照新写成的篇幅在重新组牌，需要考虑重建和拆除的工作量仍然在增加。

除了图画文字和寓言编写工程上的困难，还有风格安排上的困难。

我意识到，与“城堡”在一起，只有当两部故事的语言再现出文艺复兴时期的精致微型彩绘与马赛的粗糙塔罗牌在形象上的风格差异时，“饭馆”才能具有意义。

于是我尽量减少文字语言材料，直到它降到一种梦游者的嘟嘟囔囔的水平。

可当我试图按这种编码再写时，那些作为文学参照的纸页却抵触起来，阻止我写作。

一次又一次，经过长短不同的间隔，我这几年在这个迷宫里捕猎，而迷宫很快就吞噬了我。

难道我正在发疯吗？

难道是这些神奇形象的有害影响不让人不受惩罚就随意摆弄它们？

还是这种组合工程释放出的庞大数目已令我头晕目眩？

我决定放弃，把一切都丢下，去忙别的事情：在一件我已经探索过其内涵但它只是作为理论假设才有意义的工程上，再花费时间，这是荒唐的。

又过了好几个月，兴许是整整一年，我再也没有想它，可是在一个突然的瞬间我想到可以再用另外一种方法，更简单、更迅速、肯定能成功的方法。

<<命运交叉的城堡>>

于是，我又开始组织框架，修改，填充，又开始陷入活动沙堆之中，把自己套进怪癖顽念里不得自拔。

有时我深更半夜醒来，跑去记下一个定型的修改方案，而它又引发没完没了的修改。还有的夜里我带着找到完美表达方式的宽慰心情躺下，可早上刚一起来就把这个方案撕碎。

现在终于问世的《命运交叉的饭馆》就是这些艰苦创作的产物。

作为“饭馆”的总体方案的由七十八张纸牌组成的方阵没有按照“城堡”组合的规则：“讲述人”既不顺着一条直线也不按照一定规程讲述；有的牌在所有故事里都重复出现，甚至在一个故事里也不止一次出现。

可以说写成的文章是逐渐积累的材料档案馆，经过对图像解释、性格情绪、观念意向、风格体现分类而成的档案馆。

我决定发表《命运交叉的饭馆》纯粹是为了解放自己。

只要不出版，我还得手里拿着书稿不断修改、重写。

只有这本书印成发表，我才算终于能解脱出来，但愿如此。

我还想说，有一段时间，在我的意向中，这本书应包括不止两篇，而是三篇。

我要找与这两副牌相当不同的第三副塔罗牌吗？

到了一定时候，我对这种旷日持久的陷入逼迫自己按照一定思路进行创作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图像索引之中感到厌倦。

我觉得需要寻求一种鲜明的对照，用现代视觉材料做类似的工程。

但是什么能充当现代塔罗牌代表这种集体的无意识呢？

我想到连环画，不是喜剧而是悲剧的、惊险吓人的：歹徒，受惊的女人，宇宙飞船，迷人的女郎，空战，发疯的科学家。

我想过跟“城堡”和“饭馆”一起再写一个《命运交叉的汽车旅店》：一些人在逃离一场神秘的灾难后来到一家半毁坏的汽车旅店里，那里只有一份烧得剩下一张的报纸：连环画版。

幸存者们吓得失去了言语能力，就指着画面讲述自己的故事，当然不按照原版的顺序，而是从一格跳到另一格，或按竖线，或按斜线。

我没有按照我的思路继续进行下去，就只停留在这点上了。

我对这种实验的理论和表述已经兴趣索然，从任何角度看，都到了转向其他事情的时候了。

一九七三年十月

<<命运交叉的城堡>>

内容概要

《命运交叉的城堡》是一部由图画和文字组合的小说。

卡尔维诺选择塔罗纸牌，来构建小说的叙事结构。

塔罗纸牌是十五世纪起风行意大利和欧洲的一种纸牌，可供四个人游戏，也可用于占卜。

在中世纪某个不确定的年代，在森林中的一座孤独的城堡里，许多过往旅人前来投宿。

这些旅人聚在一起，他们素不相识，都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塔罗纸牌成为他们之间进行交流的一种手段。

他们按照每张纸牌上的图画，讲述各自的冒险经历。

这些贵族、贵妇人、骑士、农民、工匠、马夫，等等，讲述了形形色色的故事，其中既有关于爱情、死亡、冒险、恐怖的故事，又有被出卖的国王、受伤害的少女等趣闻轶事。

他们的命运遭际在这里交叉、联结，城堡便具有了一重象征的意义：“命运交叉的城堡”。

《命运交叉的城堡》最先于一九六九年以豪华版刊印，仅在少数人中间传阅，一九七三年改由埃依纳乌迪出版社推出大众版，得以广泛流行，风靡一时。

<<命运交叉的城堡>>

作者简介

卡尔维诺，关于生平，卡尔维诺写道：“我仍然属于和克罗齐一样的人，认为一个作者，只有作品有价值。

因此我不提供传记资料。

我会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东西。

但我从来不会告诉你真实。

” 1923年10月15日生于古巴，1985年9月19日在滨海别墅猝然离世，而与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

父母都是热带植物学家，“我的家庭中只有科学研究是受尊重的。

我是败类，是家里唯一从事文学的人。

” 少年时光里写满书本、漫画、电影。

他梦想成为戏剧家，高中毕业后却进入大学农艺系，随后从文学院毕业。

1947年出版第一部小说《通向蜘蛛巢的小径》，从此致力于开发小说叙述艺术的无限可能。

曾隐居巴黎15年，与列维-施特劳斯、罗兰·巴特、格诺等人交往密切。

1985年夏天准备哈佛讲学时患病。

主刀医生表示自己未曾见过任何大脑构造像卡尔维诺的那般复杂精致。

<<命运交叉的城堡>>

书籍目录

命运交叉的城堡
城堡受惩罚的负心人的故事
出卖灵魂的炼金术士的故事
被罚入地狱的新娘的故事
盗墓贼的故事
因爱而发疯的奥尔兰多的故事
阿斯托尔福在月亮上的故事
其余的所有故事
命运交叉的饭馆
饭馆犹豫不决者的故事
复仇的森林的故事
幸存的骑士的故事
吸血鬼王国的故事
两个寻觅又丢失的故事
我也试讲我自己的故事
荒唐与毁坏的三个故事

<<命运交叉的城堡>>

章节摘录

城堡 在一片密林之中，有一座城堡向所有途中赶上过夜的人提供住所，不论是骑士还是贵妇，是王室的仪仗还是朝圣的平民。

我走过一座破旧的吊桥，在一进昏暗的院落中跳下马，默不作声的马倌们接过了我的马匹。我气喘吁吁，两条腿勉强撑住我的躯体：自从进入林中以来，我所经历的种种考验，奇遇、幽灵、决斗，已令我无法让自己的四肢和头脑再听指挥。

我踏上台阶，走进一间高大宽敞的大厅：许多人——他们当然也是在我之前经由穿林的道路到达的过客——正围着一张被一盏盏烛台照亮的餐桌用晚餐。

我环视四周，有一种奇异的感觉，或者应该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在因为疲倦不安而稍有动荡的头脑里混杂不清。

我觉得像置身于一个富丽的宫殿中，这绝非人们所能指望在这如此偏僻乡野的城堡里能遇到的：这不仅由于珍奇的陈设和精雕细作的餐具，而且也由于笼罩在所有用餐者中的那种宁静和安逸：他们全都相貌堂堂，衣冠楚楚。

与此同时，我还感到一种偶然，一种杂乱，甚至是一种放肆，仿佛这不是一个豪华优雅的家宅，倒是一个下等小旅馆，一些身分和来历各不相同的陌生人凑到一起过夜，不得不男女混杂，每个人都感到摆脱了在原来所属的环境中应遵守的规矩，就像忍受不甚舒适的生活方式一样，也在不同的更加自由的习俗中放纵自己。

事实上，这相互对立的两种印象都可以反映出个主题：或许是，这个城堡因为多年来一直被视为过路驿站，渐渐退化成小旅馆；而城堡的男女主人虽然总是保持着温文尔雅的待客风度，也被人看得沦为店主一类的人；或许是，一个餐厅——就像人们常见的在城堡旁边供士兵和马夫饮食的酒店——只是因为城堡被遗弃多年，而扩展到原先豪华的大厅里，在那里安放了长凳和木桶，而这些环境的堂皇富丽，加之显要旅客的来来往往，为其增添了一种出人意料的尊严，使男女店主想入非非，最后竟认为自己就是一座宫殿的君主。

说真的，这些想法在我而言只是一瞬间的感受，更为强烈的，是发现我自己竟然有惊无险平平安安地置身于一些高贵者之中的那份安慰，是想要与人进行交谈（那位似乎是城堡主的人，或是客店主人，做了一个邀请的姿势，我便坐在桌旁唯一的一个空位上），与旅伴们交换一下所经历的冒险中的种种感受的迫切心情。

可是与在通常的饭馆甚至宫廷中发生的都不一样，这张餐桌上竟然没有人开口说话。

一个客人若想请旁边的人递一下盐或麦粉，就做一个动作示意；若让仆人为他切一片山鸡或斟半品脱葡萄酒，也朝他们作手势。

我决心打破这种我认为是因旅途劳顿造成的语言麻木状态。

张开嘴想爆发出“好！”

”“为了我们的好时光！”

”“多好的风啊！”

”等令人哗然的喊话；可是从我嘴里没能发出任何声音。

汤匙的叮当和杯盘的碰撞声足以使我确信自己尚未失聪变聋：那么，是我变成了哑巴！

同桌就餐的人向我证实了这一点，他们带着宽厚的容忍表情，默默地动着嘴唇：显然，穿越这个森林让我们每个人付出的代价就是失去说话的能力。

晚餐在寂静中结束，连咀嚼声和呷酒的啧啧声都不再让人感到亲切。

我们坐在那里互相注视着，为无法交换各自要诉说的许多经历而烦恼。

这时节，那个像城堡主的人在那张刚刚撤掉餐具的桌子上放了一副纸牌。

那时七十八张一套的塔罗纸牌，比平常人玩的牌或吉普赛人算命用的牌都大，上面的图案跟普通牌大致一样，是用釉彩绘制的珍贵的微型画：国王、女王、骑士和男仆都是身着王室庆典盛装的年轻人；宝杯、金币、宝剑和大棒都像饰有漩涡花饰和花边的纹章题铭，光彩夺目。

我们把牌摊在桌面上，画面朝上，大家都像要学着识别它们，让它们在游戏里充当合适的角色，或者使它们在对命运的解读中具有真正意义。

<<命运交叉的城堡>>

尽管我们中间似乎无人愿意开始这场牌局，也无人欲向纸牌探问未来，因为我们停滞在这尚未结束也不会结束的旅程当中，对一切未来似乎都是一片茫然。

然而我们却从这些牌里看到了另外的东西，它使我们的目光再也离不开那些拼图中的金闪闪的镶嵌物。

同桌就餐的人中的一个把分散的牌拢到自己身边，腾出一大块桌面，可他既不把牌收成一把，也不洗牌，只拿出一张放到自己面前。

我们所有人都注意到在他的面容与牌中人物的面容之间的相似，于是我们似乎都明白了：他是要用那张牌表示“我”，准备讲述关于他的故事。

受惩罚的负心人的故事 我们这位同桌就餐者通过以宝杯骑士的形象——这是一个红脸金发的年轻人，正在炫耀一件绣有太阳图案的闪光的披风，向前伸出的手里托着一件有如朝见初生基督的三王托着的那件礼物——向我们自我介绍，也许是想让我们知道他有着优裕的条件，奢侈和挥霍的喜好，以及——用自己骑马的形象来表示——他的一种冒险精神，而我通过观察战马的马披上的精致的刺绣，认为这冒险精神乃是出于炫耀的欲望而非出自真正的做骑士的志愿。

这个漂亮的年轻人做了一个手势，要我们大家注意，接着，依次在桌上摆上了三张牌，金币国王，金币十和大棒九，开始了他的无言的讲述。

他在摆这三张牌的第一张时那种悲哀的表情和放第二张牌时的欢快表情似是想使我们明白，他父亲亡故，——金币国王表现的是一个比别人略为更加年长，外貌庄重健壮的人物，——他得到了一笔丰厚的遗产，于是他就开始旅行。

我们是从他在放大棒九时胳膊的动作中推导出他登程上路的结论的。

那张牌上，在一片散布着绿叶、林中小花的稀疏的植物上，一些伸长的树枝相互纠缠，这让我们想起了不久前刚刚穿过的那片树林。

（而且在一个目光更加敏锐地观察纸牌的人看来，穿过其他那些斜倾的木头的那条垂直的木棒恰恰让人想起穿行于密林深处的小路。

）那么，故事的开始可能是这样的：骑士刚一知道自己具备了在最豪华的宫廷里大显身手的资本，就匆匆带上装满金币的行囊起程，去走访周围最有名气的城堡，或许他还抱有为自己寻得一位出身高贵的妻子的念头，带着这些梦想，他进入了树林。

与这些排列整齐的纸牌连在一起的，是一张肯定宣告一次厄运的牌力量。

在我们的这套塔罗牌里，这张占命牌画的是一个持械的暴怒者，凶狠的表情，在空中挥舞的棍棒，还有狂怒，这一切都使人对他的恶意毫不怀疑，他将一头狮子一下子就打得躺在地上，仿佛是对付兔子一样。

经过很清楚了：在密林深处，骑士遭到一个歹徒的伏击。

这些最悲惨的预测被随后而来的那张牌所证实：那是占卜命运的第十二张牌，被称为倒吊者。

人们注意到，牌上一个男人穿着紧身裤和短袖衫，被捆着一只脚，头朝下倒吊着。

我们认出这位被吊的人正是我们这位金发青年：匪徒将他的钱财洗劫一空，把他头朝下吊在一棵树枝上就离去了。

我们这位同桌就餐者带着一种感激的表情摆上一张牌：缓和，我们都为这张牌带给我们的消息而松了一口气。

从牌上我们得知，被吊着的人听到脚步声在走近，他的颠倒过来的眼睛看到了一位少女，也许是樵夫或羊倌的女儿，裸露着小腿在草地上行走，她双手提着两罐水，显然是刚从泉水边归来。

毫不怀疑，倒吊者被这位朴实的林中少女救助并且恢复了正常状态。

这时我们看到宝杯A落下，牌上画着一个喷泉的清水在流淌，周围是长满小花的苔藓和扑打着羽翼的鸟儿。

我们都仿佛置身于一眼正在喷涌的清泉边，想像出那年轻人在泉水边大1：1喝水解渴时连气都透不过来的情景。

可是——我们中间肯定有人会料到——有些泉水会让人越喝越渴而不是解渴。

可以预见，骑士刚刚不再头晕目眩之后，两个年轻人之间就燃起一种情感，它超越了一方的感激和另一方所怀有的怜悯，并且这种情感借着林中树荫的帮助，很快就找到了相互表达的方式，两个人在草

<<命运交叉的城堡>>

地上紧紧拥抱在一起。

这样，下一张牌是宝杯二就显得不足为奇了，牌上装饰着写有“我的爱”的纸带，并且开满了毋忘我花：这一切便是一次爱情经历的标志。

我们，特别是同席的女士们，都已经准备为一场温馨的爱情故事结局而感到欣喜，这时候骑士却摆上一张大棒七：在那穿插交错的枝条间，似乎让人看到他瘦弱的身影远去。

不能幻想事情还会发展到别的什么结局：林中的爱情是短暂的，可怜的少女，这朵在草地上摘起又抛落的花，负心的骑士甚至都没有回头对她说一声再见。

在这里，显然开始了故事的第二阶段，或许中间有一段时间的间隔：事实上讲故事的人已经开始紧靠着前一行牌，在它的左侧将另几张牌摆成新的一行，首先是女皇和宝杯八。

这个突然的背景转换使我们有一阵困惑不解，不过——我相信——答案很快就摆到了我们所有人的面前：骑士终于遇见了他所寻觅追求的东西，一位上层贵族豪门之女，她正如我们看到牌上画的那样，甚至头戴着皇冠，手持着家族的族徽，面部毫无表情。

正如我们中间更精明的人肯定注意到的，她比他岁数还更大一些，身穿镶有钻石的皇袍，好像在说：“娶我吧！”

娶我吧！

”她这一要求立刻被欣然接受，那宝杯牌不就意味着一顿丰盛的婚宴吗！

两排宾客向坐在那张铺着绣花边台布的桌子尽头的新婚夫妇举杯庆祝。

随后放上的那张牌，宝剑骑士，宣告出了意外，因为他身穿战服出现在牌中：要么是一个骑马而来的信使闯入宴会厅，带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要么是新郎本人弃宴而出，披挂上战服去林中赶赴神秘的约会；要么是两件事兼而有之，新郎被告知发生了出乎预料的事情，便立即挽了武器跳上了马鞍。

（以前的历险使他有了经验，他若不全副武装绝对不会迈出家门了。）

我们焦急地等待着下一张更加说明情况的牌，骑士摆上来的是一张太阳。

画牌的画家将白日之星呈现在一个在一片多变而广阔的风景的上方奔跑着，不，应该说是飞着的小孩的手中。

解释故事的这个情节实在不容易：它可能只想说“是一个晴朗的好天”，但这样一来就意味着我们的讲述者在浪费他的牌，给我们讲些非实质性的多余细节。

也许最好还是强调形象的表面意义而不是它的寓意：一个半裸体的小男孩被人看见在举行婚宴的城堡附近跑着，新郎正是为了追赶这个小顽童才离开了宴席。

但孩子所持之物也不应被忽视：那个发光的人头可能就是解开这个谜的关键。

我们把目光转向我们这位主人公自我介绍时所用的那张牌，想到他被歹徒袭击时，他披着的那件披风上的太阳形绘画和图案，那件披风也许就被遗忘在发生那段短暂爱情的草地上，而现在它又像一只风筝似的在乡野里随风飘移，他就是为了收回它才冲出去追逐那个小男孩，或者是出于一种好奇，想知道事情怎么发展到这一步，也就是披风、小男孩和林中少女之间的关系。

我们都希望靠下一张牌解释清楚这些疑问，而当我们看到这是正义时，我们都确信在这张牌中藏着我们这个故事的富于情节的一个章节。

这张牌不像普通的塔罗牌只画一个手持利剑和天平的女人，而是在远景里（即根据人们所看到的，在主要人物形象的上方的半月形窗上）还有一个骑马的武士（也许是位女骑士？

），身穿铠甲，作进攻姿态。

我们只得冒昧地猜想。

比如，当追赶者正要追上玩风筝的小男孩时，他发现自己被另一个全副武装的骑士拦住了。

他们相互能说些什么呢？

作为开场，可能是他先发问：“谁？”

陌生的骑士露出了面容，一张女人的脸！

我们这位同桌的人认出来那正是他的林中救命恩人，只是现在更丰满、更果断、更沉着，嘴角略略显露出一丝伤感的微笑。

“你来我这里找什么？”

<<命运交叉的城堡>>

”他肯定会问她。

“正义！”

”女骑士同答（天平正表示这种同答）。

不过，再想一想，二人的重逢也可以是这样的：一个骑马的女战士从树林里出来，全力杀来（正如牌上远景或半月形窗上那形象），对他喊道：“站住，你知道你在追赶的是谁吗？”

” “谁？”

” “你的儿子！”

”女战士边说边露出面容来？

穴这便是前景中的形象？

雪。

“我能做什么呢？”

”我们的年轻人问，他感受到一阵猛烈而又迟到的内疚。

“面对上帝的审判（天平），你准备自卫吧！”

”说着，她挥动利剑（宝剑）。

“现在要对我们讲述一场二人决斗了。”

”我想。

果然，在这时刻被掷下的牌正是铿锵作响的宝剑二。

林中被砍成碎片的树叶飞舞着，攀树而生的藤条缠在剑身上。

但讲述者注视这张牌时的沮丧眼神使我们对决斗的结局一清二楚：他的对手表现出训练有素的剑术，现在，该是他浑身流血躺在草地中。

他苏醒过来，睁开眼睛，看到了什么？

（引起我们像等待启示一样地等待下一张牌的，乃是讲述者的手势，——说实话，这手势有点夸张）

女教皇，神秘的头戴皇冠的修女形象。

他受到一位修女的救助？

他盯着这张牌，眼睛里充满了恐惧。

也许是一个女巫？

他抬起乞求的双手，那动作如同感到神圣的恐惧。

也许她是一个隐秘的嗜血教的大祭司？

“你知道吗？”

你冒犯了那位少女的人身（除了这话，女教皇难道还会说别的话，才能令他如此惶恐失态？），就是冒犯了这片树林所供奉的女神奇贝莱，现在你落到我们手里了。

”他能回答什么呢？

无非是结结巴巴地央求：“发发慈悲，宽恕我吧！”

” “现在树林将占有你，树林就是丧失自我，是混合。

你要和我们结合，就要失去你自己，除去你自己的一切特点，自我解体，改造成一个无差别的人，加入在林中吼叫着奔跑的梅纳德的队伍。

” “不！”

”这是我们看到的从他那已经变哑了的喉咙里发出的喊叫，但最后一张牌已经结束了故事，这是宝剑八：奇贝莱那些披散着长发的部下的锋利的长剑向他刺来，使他万分痛苦。

<<命运交叉的城堡>>

编辑推荐

我的故事，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包含在这些纸牌的交错摆放之中，只是我无法将它从众多的故事中分辨出来。

我以一个不知其为何物的人的眼光观察那些牌，根据一种图像符号学进行解释叙述，当偶然排列的纸牌，能够让我找到它们内涵的故事时我就动手写出这故事。

《命运交叉的城堡》的故事背景是森林中的一座古堡，一些素昧平生的人被命运聚集到这里的饭桌前共进晚餐，而穿越树林死里逃生的经历使大家都失去了言语能力，于是就用摆放塔罗牌来各自讲述能力的故事……书中，作者精确的揭示了我们狂热，不稳定的二十世纪世界中的潜在的神话元素，用古代的符号对我们现在的样子进行讽刺挖苦。

<<命运交叉的城堡>>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